

# 不曾湮没的辉煌

□叶灵

马鞍形的山梁上,寂静无声。行走在弯曲的小路上,两旁是一片片茂盛的庄稼。偶尔,传来不知什么鸟儿几声清脆的鸣叫,轻叩着周围偌大的寂静。

对于这里——位于三门峡陕州区硤石乡车壕村东南800米处金银山麓的崤函古道,我是怀着深深的愧疚的。作为一个喜欢历史文化的本地人,我本应早来拜谒。

站在山坡上远望,巍巍崤山耸立。两侧的山坡,满是郁郁葱葱的树木。在山谷底部,一条裸露着石脊的古道赫然映入眼帘。

这就是崤函古道。一片石灰岩的山坡,坑洼不平的路面上,两道深深的辙痕依然那么醒目。一簇簇酸枣刺倔强地从石缝里冒出来,葳蕤繁茂。

历史的车轮曾从这里走过——两道碾轧有40厘米之深的斑驳辙痕,还有一个马蹄形的石坑,以及简陋的蓄水设施……这里,车马走过,军队走过,商旅走过,不知叠加了多少历史的印记,承载了多少朝代的变迁。

恍惚间,被时光凝固尘封的车轮声、马嘶声稀里哗啦地从车壕里纷涌而至,与如削的壕壁、深深的辙印混杂在一起——历史与现实瞬间在时空中颠倒错乱。

我轻抚着深深的辙痕,试图把遥远的历史记忆与眼前这斑驳的古道拼连在一起。

当黄河由龙门峡谷奔腾而来,一路向南倾泻而下行至风陵渡时,南边遇到秦岭的阻挡,北面则是中条山脉的堵截,黄河在此不得不拐了个弯,滔滔东去。黄河南岸,丘陵狭窄修长,其间沟壑幽深,正好成为一条天然的交通要道。古道便也自然形成。这里西有关中平原,东有河洛平原,北有晋南平原,曾是中华文明发源的核心地区——至少从2000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文化中到宋代之间的4000多年间,都是中国政治、文化和经济中心。

高原丘陵之中,古道迂回曲折,其间险象环生。唐太宗李世民曾叹道:“崤山称地险,襟带壮两京。”如今,途经310国道硤石段时,仍能感觉山峰林立,道路险峻。

古道南临崤山,北近黄河,蜿蜒于崇山峻岭之间,扼洛阳与长安之间东西交通之咽喉,古代被称为崤函古道。崤函古道史称“两京锁钥”,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,更见证了豫、秦、晋三个文明核心区的文化交流。

苍穹之下,崤山壁立,黄河奔腾,崤函古道起伏蜿蜒其间。突然,一阵风从山梁掠过。古道的历史烟尘犹未落尽。

夏商时期,崤函古道便是东西文化商旅的交通大动脉。位于崤山的夏后皋之墓和周文王避风雨台遗址,依然鲜活历史的记忆。

“车辚辚,马萧萧,行人弓箭各在腰。”古代战争史上有名的“崤之战”就发生在这里。2600多年前,一大队晋国士兵在离此处不远的峭壁设伏,巧出奇兵,大败秦军。

经历了战乱洗刷的古道,到了和平时代,则更为繁忙。从朝廷百官到庶民百姓,从商贸运输到僧侣旅行,无不在这条古道上穿行——长长的车队,驮着丝绸、瓷器等,姗姗西行;西域各国的驼队也纷

纷沿着丝绸之路,汇聚前来,络绎不绝。此时,城市之间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交流如同翻开一本厚重的史书,这条由战场、城池、关隘等组成的古道,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衰,大笔绘就了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。

沙漠、雪山、绿洲,时而飞沙走石,时而寂静无声。要想越过西域7000多公里的流沙与荒漠,绝非易事。就在这个时候,张骞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
从出发到返回,长达13年之久,这是汉朝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活动。因为,这次出使,张骞把一个词带到了汉武帝的面前——这个词就叫天下。

从长安出发,一路向西,穿过亚洲,到达欧洲,张骞完成了“凿空之旅”。汉武帝深谋远虑,却怎么也不会想到,自己不经意的一个决定却意外导致了历史上伟大丝绸之路的诞生。



崤函古道石壕段遗迹

到了东汉,雄心勃勃的班超从洛阳出发,沿着张骞的足迹,一路向西,远达罗马——这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对话。接着,印度僧人沿着这条路,姗姗来到洛阳,佛教从此传入中国;唐玄奘也不辞辛苦,历时19年,跋山涉水,到印度求真经,写下了《大唐西域记》。

从此,成百上千的人们沿着这条道路,蜂拥到了西域。使节的后面,是成群的商队。瓷器和丝绸、黄金和琥珀、僧侣与经卷,在这条道路上奔流不息,它们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结为一个更宏大的存在:天下。

这条古代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,已成为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。

崤函古道的许多地段属于石质路段,比较难于开凿,在开凿工具落后的古代,人们却智慧地采用“草木烧石,冷水激淬”的方法,使之得以顺利开凿。人类文明进程的车轮从来是不会畏惧任何艰难险阻的。

如今,这条古老的丝绸之路还在,只不过已经被310国道、陇海铁路、郑西高铁、连霍高速等现代交通所替代。只是,丝绸之路被赋予了更为多元而开放的精神

内涵——和平、交流、理解、包容、合作、共赢。

古代丝绸之路的作用主要是商品互通有无。而今天,“一带一路”的实施,交流、合作的范畴几乎无所不及,与世界利益共享—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产业合作,还有少不了的人文交流。

眼前这段日渐斑驳的崤函古道,终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被风蚀。但是,古道深深镌刻在石山之上,这条中原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最古老、最重要的文明传送带,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。

一部中原史,半部中华史。在新时代,不沿边不靠海不临江的河南,发展的脚步蹒跚而缓慢,但这并没有阻止河南探索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战略突破口的脚步。2013年,全国唯一一个以航空港经济为引领的实验区获批了,郑州的上空从此日益繁忙起来。“一带一路”这难得的契机,让一座航

空新都市一夜之间应运崛起。一箱箱鲜切花、车厘子、金枪鱼和服装,从这里进入国门分拨到全国各地;一批批中国制造的苹果手机,又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……世界一下变小了。曾经的一个航空小镇,如今已发展成近80万人口的航空新城,这成了带动郑州、河南乃至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引擎。

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,都是一条川流不息的长河。圣贤老子沿着这条古道西行,在函谷关写下千古名著《道德经》,其中有云:“万物归焉而不知主,可名为大。以其终不自为大,故能成其大。”对于个人,是如此;对于一个国家,一个民族,更是如此。中原儿女汲取着古老的哲学营养,注解着过去,畅想未来。

站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驿站,现代气息与厚重文化交相辉映,千年古城已焕发出迷人的魅力。黄河岸边,天鹅湖畔,崤函魏州。华灯初上,霓虹闪烁,灯光点缀的夜色璀璨夺目,气势恢弘。千年盛唐的繁华恍然浮现在眼前。



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

# 苹果的味道

□王怀宇



提起苹果的味道,可能很多人都会说,当今世界还有人不知道苹果的味道吗?

我家世代代生活在不长苹果的北方平原,黑土地上见惯了苞米、大豆和高粱。那时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的北方农民没有闲心种植果树,所以小时候,我很少能见到苹果。

那天早晨,女儿把苹果汁丢在饭桌上,留下一句“苹果汁有什么好喝的?天天让我喝,我都喝够了”,就匆匆出门去了。如此,我和家人一边喝着苹果汁,一边吃着早点,一边有了关于苹果的话题。

祖父已经85岁了,总是爱讲他小时候的事:你们知道吗?我10岁时才第一次见到苹果。那一年过年的时候,关里来的远房舅舅送给我和姐姐一个大苹果,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姐姐拿出小刀,小心翼翼地切着苹果,苹果片切得很薄很薄,好像比纸还薄,我们俩就你一片我一片地吃了起来……吃了一下午,吃到最后,竟不知道苹果是个什么味道。只是感觉有一股清凉凉、咸滋滋的铁锈味……

父亲也有感而发:1968年我在长春上大学,三年级时得了5元钱的全优生奖学金,我一咬牙一跺脚,花5毛钱买了一口袋小绿苹果,当中有大的,有小的,有生的、有熟的。我一口气都吃了,吃完后,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惊讶地发现:原来大苹果和小苹果味道不一样,生苹果和熟苹果味道也不一样。

母亲接过话茬儿说:我12岁才

吃着苹果。咋吃着的呢?现在说起来也不怕你们笑话。当年我们家姊妹多,父亲身体不好,家境贫穷。为帮助家里维持生计,没工作的母亲就力所能及地找些零活做,有时给富人家照看小孩,挣点辛苦钱。有一天,那个小孩带来一个苹果,小孩太小,还不能吃苹果皮儿,我和几个姐姐就争着给小孩啃苹果皮儿……这就是我第一次吃到的苹果。

我也回忆起来了,很多与苹果有关的事。

1979年,我已经12岁了,还是不能常吃梦中的苹果。那年秋天,母亲破天荒地买来一小筐青苹果,当天只是给我和妹妹一人分一个,其余的就封存在小缸里了,说留着过年吃。“啊!”可能是怕我们偷吃,妈妈还在缸口糊上了一层牛皮纸。

时日不长,牛皮纸竟自己翻开一角,这种机会我是不会错过的,我一伸手便拿出来一个。不巧,却被跟在身后的妹妹发现了。“好啊,你敢偷吃苹果,看我告诉妈!”为了堵住妹妹的嘴,我只好把手中的苹果分一半给她。“我要大半。”妹妹不失时机地要挟着。“行行行,只要你别告密,永远给你大半。”我们很快成了一个战壕的盟友。青涩的苹果虽然只有酸味,但我们还是觉得特别好吃。我们总是抵挡不住苹果的诱惑,心想,反正缸里还有的是呢,拿一个也看得出来,我和妹妹就隔三差五地从缸里拿

出苹果来,一人一半地分享……因为我们还小,只记着青涩的苹果很好吃,却没记住它们具体的味道。

新年那天,母亲神秘地说:“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。”然后转身出去了。我和姐姐、妹妹兴奋地猜测着:“母亲会有什么好东西呢?”不一会儿,母亲带着满脸疑惑回来了,看到她手里拿着两个已经由绿变黄的苹果,我的脸刷地红了。我等着母亲的巴掌砸向我的身体。母亲却平静地说:“前些日子我从你张姨那儿买了些批发价的苹果,想在新年时让你们解解馋。现在只剩下两个了,你们姐俩就分吃了吧。”我感到脑子里轰地一下,多希望母亲揍我一顿,然后再说:“你就别吃了。”那样,我心中的懊悔会减轻许多。可是,母亲既没揭穿我恶劣的行为,又没揍我。我只好硬着头皮和姐姐分吃了一个苹果。黄苹果远比从前的绿苹果甜,但却是我吃到的最苦涩最难以下咽的苹果。

1993年我刚结婚的那个秋天,我们把尚未退休的父母从小镇接到省城来,有生以来第一回一次性地买了两大筐苹果,虽然只是那种最普通的国光苹果,但我们吃得还是格外香甜……

今天,女儿都已经25岁了,我已不记得给女儿买过多少回、多少种苹果了,但我敢肯定,女儿虽然已经有些吃够苹果了,但她绝对还没有了解到苹果真正的味道……



# 蓖麻

□刘亚荣

蓖麻这个蓖字是独一的。

蓖麻叶子阔而大,像巨型巴掌,荷叶一样用带孔的茎秆顶着,不似一般花草的草香味,有股难闻的气息,荫下没有草。它的绿,是一种独特的白绿,它的秆,带着节,竹子一般,还敷着一层白粉,像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子。

爹说,上世纪50年代,刚修的猪龙河堤坡上,边边角角,乌泱泱的都是蓖麻。边说边伸手比画着,两人多高,蓖麻籽一嘟噜一嘟噜的。这些蓖麻是护堤人种的,谁种归谁。青年团的小青年,要求进步又喜欢玩,想买乐器,没钱。淘换来了蚕籽,利用别人家的蓖麻叶养蚕。姑娘们走到蓖麻地里,摘下头巾,拍些叶子喂蚕,蓖麻叶接济不上了,就捋榆树叶。那年的蚕茧结了几筐,卖了80多块钱,小青年花12块钱置办了一个说西河大鼓的鼓,又买了金色的半月一样的说书板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蓖麻蚕。记忆里,北院种过半院子蓖麻。

下雨的时候,钻到伞一样的蓖麻叶下面,听雨哗哗叭叭地打在叶子上。五六岁的小人儿,尚不知道雨打芭蕉的意境,调皮地折下叶子接雨,在地上划沟,引导水流向低处。蓖麻花有红有黄,花蕾像小包子,蓖麻子长着刺,像刺猬。起初,包裹蓖麻子的刺软乎乎的,等变了颜色,就有点扎手了。

总盼着下暴雨。大雨突然来了,爹娘就打着锄头跑回来。娘闲不住,趁下雨缝缝补补。从地里回来的街坊小姨姐姐们,叽喳喳地一块儿来我家,嚷嚷着学说书。爹放下手里的活计,打起说书板,筷子敲着柘板,唱起西河大鼓:

“玲珑塔,塔玲珑/玲珑宝塔第一层/一张高桌四条腿/一个和尚一本经/一个铍钹一口磬/一个木鱼一盏灯……”

每当这时,娘手里的针线活也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。屋外雨打蓖麻叶的声音听不到了。

每年,小院种蓖麻或者苋苋谷的收入,够半年花销,有二三十块。

爹把蓖麻秆砍下来,我们找分叉的,两手捏着当小车,拉着弟弟玩。

蓖麻有与众不同的气质。它的种子也别致,带花纹,黑白相间或灰白相间,像极了戏剧脸谱,尤其像老调《呼家将》里哇呀呀的银袍小将呼延庆。蓖麻子在筐箩里,像一窝正在睡觉的小东西,摸上去,光滑可爱。邢台的恒坤兄小时候玩过蓖麻子“火把”,用铁丝把去壳的蓖麻子串起来,点燃,白白的蓖麻子冒着黑烟,豆大的火花,像萤火虫。

按照传统医学上是药三分毒的理论,蓖麻是人药的,作为泻药进入药典和药房,它的泄下作用比巴豆柔和,算是君子药。木集兄说,他舅妈用锥子在蓖麻子上戳,顺便把麻线也在上面滤一下。有了蓖麻子油,麻线穿过小孔滑爽多了。木集兄老家山东。我小时候,老家没有用麻绳纳鞋底的习惯,而是用自家纺的棉线,娘每扎一针,都在头发上划一下,也是为了润滑。

小学时,新庄稼院的边角,干涸的水坑里满是蓖麻。在蓖麻丛林下追逐,是每个孩子都不愿抛掉的美梦。毕竟都是十多岁的孩子,玩耍之余,短不了掐一串花,摘几个蓖麻子,劈几片叶子玩,有时会被老乡告到学校。

小学班主任张老师沉着脸,白癩风的白斑扭曲着,训斥的声音能传到别的教室,蓖麻也是庄稼……蓖麻也是老百姓的“粮食”……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”怎么学的?讲台上的张老师不停地用板擦拍桌子,显然很气愤,这节课成了植物课,蓖麻专场。擦擦嘴角,他语气缓和下来,给我们讲蓖麻子的好处,说可以点灯;可以做润滑油,专供飞机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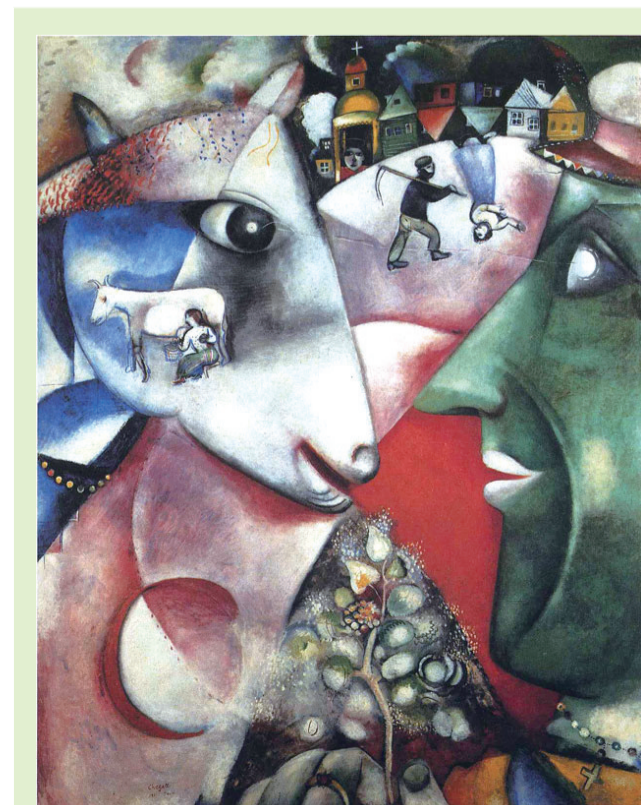
学校有一块新校址,没有种蓖麻。张老师当时是校长,带领师生们栽种了菊花,干菊花是药材,在一个肚子里没多大油水的年代,还没有人奢侈地喝菊花茶。深秋,雪白的菊花经霜像涂了淡淡的胭脂,叶子变成墨绿色。张老师借来小拉车,带着我们收菊花。那段日子,学校的前房根像贴上了一幅画,下面是苍绿色,上面是黄白色,满院子都是菊花香,张老师讲课都带着菊花味。阳光明媚,秋风和煦,菊花在教室外排列得整整齐齐,仿佛也在听课。张老师的脸也像菊花一样,柔和、淡然。

菊花丰收了,学生们不用交学费了。

就在这个夏天,张老师突然遇车祸过世了。那个周六我刚从老家回来,听到这个消息,急乘高铁,汽车往回赶,精心挑选花篮,与在保定工作的同学一起为他送行。这个说话就瞪眼的人,也长着蓖麻子一样的脸,也有着蓖麻子一样的怪脾气,他的白癩风和演员化了妆一样。他还没太老,就突然去了。没有孩子,没有老婆,灵前几个侄子侄女守着。他的床头有两个相册,珍藏着我们小学时的照片,我翻开相册就开始流泪,我们一个班级20多个人,出了4个大大学生。

他的日记本薄薄的,有的就是废纸装订在一起,里面有天气预报,按年月日排列着,风霜雨雪,阴晴雾霾。一个横格本上,里面依次是入团、入党、获奖时间、地点、证明人。张老师是个老实人,薄薄三页,就是他的一辈子。

张老师的窗台上,凤仙花开得正旺,院子里种着串红和鸡冠花,没有泼辣的蓖麻。村里也早没有人家再种蓖麻。



# 新天

I and the Village [俄]马克·夏加尔作